

永远在路上

田昌发

记书法家赵宏勋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世之奇诡，国之瑰宝。中国人手上这管神笔，横空出世，流出了万象之美、人心之美。我和宏勋对书法都抱着敬畏之心，如进了圣殿，一片冰心对天地，不敢妄想妄为。因此，提笔挥毫作书，运思为文，常有万钧之力凝于笔端，将精神弥漫在书法的广袤空间。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书法不单单是书法技艺、文学、美术和音乐、戏曲、诗词和歌赋，政治、哲学和历史、道德、人品和文章都汇聚一处，成就了书法，也同时成就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

宏勋周岁“抓周”时，就抓住了这管神笔。仿佛天造地设一般，宏勋喜爱书法是一种天性。天性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的书写、研习和实践，宏勋终于有了骄人的回报，他的书法作品骤然在我们眼前一亮：啊！原来书法艺术是如此招人喜爱！

宏勋送我一把折扇，蝇头小楷书写了屈原《渔夫》(节选)和刘禹锡的《陋室铭》。内容是我喜读的，墨迹更叫我兴奋。189字，33行，从左至右铺排在扇面上方的三分之二处，每行少则二三字，多则八九字，但见“钢筋铁骨”之风貌，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用笔精到，结体劲净，布局雅致，神韵毕现。清秀、沉稳、超然的书法，与高洁、深邃、隽永的内容相辅相成，堪为书法珍品。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汪隽永的涟漪，一波推一波的波涛，一溪潺潺的流水，一缕春风的爽朗，我听到了喇叭的声碎，一区小号的呜呜咽咽，让人心潮浪涌。

宏勋学书篆隶行草都用功，而着力更甚者在楷书上，这是一条正确的学书之道。所谓“楷”者，即法也、式也、模也。楷书是有法度，可作楷模的法书，是训练技巧，培养功力最理想的书体。虽然通俗、朴素，但绝不是世俗观念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真心写好楷书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需要耐住性子，好好下一番功夫长久地练习才行。

宏勋不依天性，只靠勤奋，“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是也。临颜柳碑帖是宏勋的日常。颜真卿的《东方朔画像赞碑》《麻姑仙坛碑》《千福寺多宝塔碑》《颜惟贞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神君策碑》，都是他的圣经。正如著名词人、文学评论家田

斯所说：“学书正道莫涂鸦，入帖乱真防自夸，信守砚池脱帖后，自由出入始成家。”宏勋以楷书立足，学颜柳，也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学米芾、文徵明、苏东坡，更喜欢赵孟頫。广采博取，不一而足，日积月累，入心入髓。我还见过宏勋用小楷书写的《道德经》，洋洋五万字，在宏勋的笔下恢弘舒展，和谐统一，静娴灵动，墨彩熠熠，酷似子昂之目熟。

对于草书，宏勋的练习已达明目掌眼的功力，这是一种更需将情绪带入的书体。书法是情感的果子，也是智慧的语言，更需要抽象思维。在宏勋家，我向他索要了一幅细长联，为草书杜甫的《春夜喜雨》。这幅草书布局开张闭合，激越奔放，点撇撇捺，勾连纠缠，忽大忽小，忽粗忽细，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奇诡多变，幽深莫测。其鼓荡了我的情绪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春风喜雨心中涌。我虽然喜欢这五言古律，但老是记不住，走在路上，我诵之，不是张冠李戴，就是记了这句，忘了那句，很是懊恼。这宽不过一手扎，长不到丈五的长联草书挂在书室，小小的一块面积映照得满屋生辉。我循着书家的情绪诵读诗，仿佛找着了感觉，就死死地记住了。艺术缪斯光顾了我，走在路上，我诵着《春夜喜雨》，一路小跑着，心中充满了欢欣。

草书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尤显书家的创作才思和艺术个性，岂止是十年磨一剑，毕其一生未必获得一鳞半爪。其中的神境妙处，只有苦心孤诣者尚能略知一二。

说到草书，我们常常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孙过庭的《书谱》，对于这部书论和书艺的双绝合璧之作，宏勋痴迷得近乎疯狂。孙过庭草书用笔果敢，拔剑断铁，凌越险峻，气韵自然，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妙笔”，而文章博雅，书论活跃，妙语迭出，如诗如赋，哲理蕴深。他浸淫在《书谱》中，须臾不离左右，他一遍遍地读，读不尽，读不透，每读一次都有新的认知和体会。读得痛快，读得兴奋，读得忘乎所以，读得拍案叫绝，读得手舞足蹈，挥笔忘形在书案上，他成了孙过庭第二。宏勋酣畅淋漓的书风不能不受《书谱》的影响。

宏勋是刘阳光先生的入室弟子，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先生生前不仅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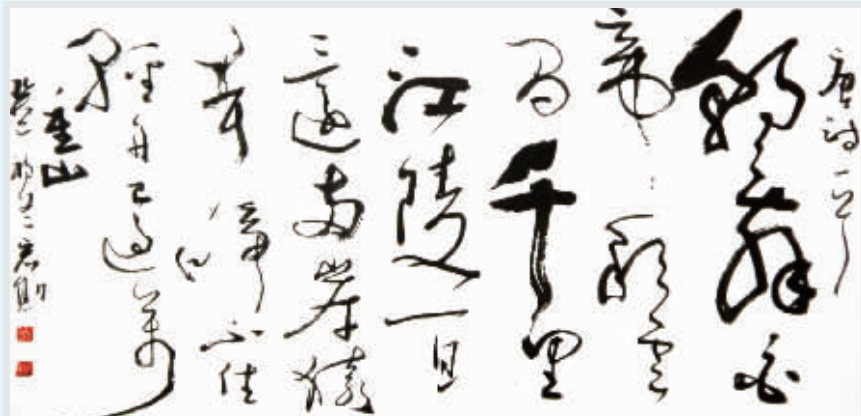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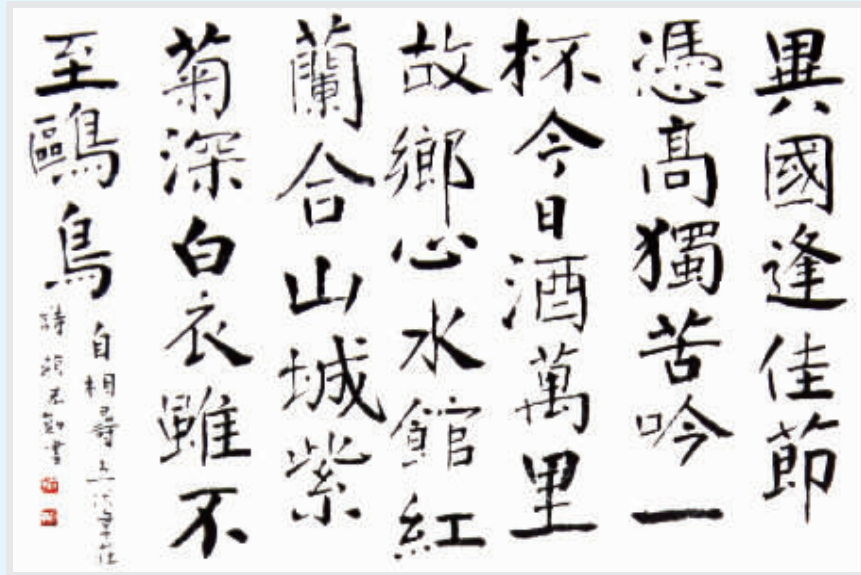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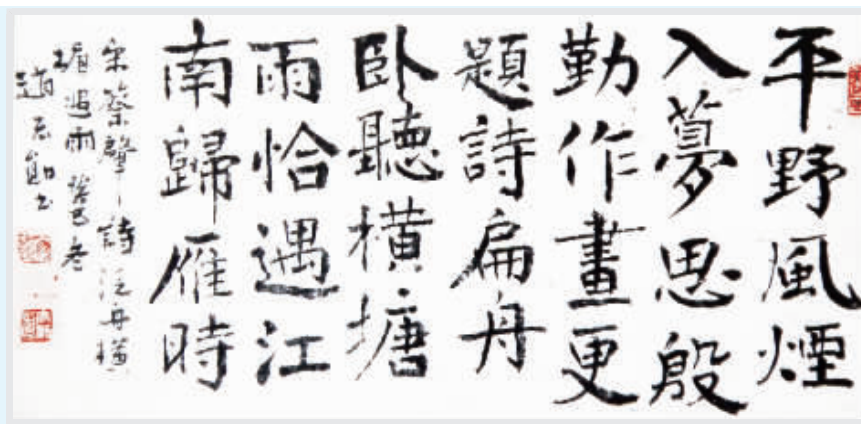
谆教授他书法，更教导他修德修品，还叮嘱他要加强身体锻炼，用更长的生命为书法而奋斗。先生一生只写过一块碑文，这块碑文就是为宏勋的父亲而写，如今已成绝碑。宏勋每每抚碑念父，不禁涕泪满怀。

我曾数次访阳光，先生居于斗室，生活困顿，甚是沧桑，亦是悲凉，先生是苦命的书者。仰天长叹，恨不能助。常见宏勋，增保诸君资助接济，使人稍有慰藉。早年大家都在生活拮据之中，宏勋、增保各出一万元为先生出书，遂平师心，被书界广传佳话。之后，二者又为先生出书诸多，《刘阳光文集》《刘阳光临池箴言》《刘阳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册》《书家刘阳光》等频频问世，颇为大家所赞赏。

圣人言：文亦载道，书亦载道。“道”者，义也，理也，是道德规范，是一种思想体系。先人们把话说尽了，说绝了，说到了极致。但能有几人砥砺前行？扪心自问，常让人困惑。一些写得好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反而多啼哭取宠，滥竽充数者张牙舞爪，楷书还没怎么写，就写起了草书，无章无法，鬼画桃符。难道心不正，字能写得正吗？是的，尚有特例，如大奸臣蔡京。世间出几个孽类，不足为怪，不会叫人突兀惊讶。但是，蔡京字写得再好，也不应为书者道德低微的理由。我们生于斯，书于斯，把道德文章作得更美、更宏大、更畅响，应是我们的文化担当，使命使然。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为过。即使别人不赞赏，不嘉奖，我们也应勇往直前。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们应像鲁迅一样，共筑中华的“国魂”。宏勋尊师重道，虚心求知，应该受到大家的鼓励和推崇。

60年了，一个花甲初度，又迎来一个百日圆满。在书法艺术上，或预示着宏勋已是脱胎换骨的蜕变，又是一个华丽闪亮的转身，或纵身一跳，将全力越过一个龙门。在宏勋的书展上，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篆隶行草皆全，均是上乘之作，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云蒸霞蔚，光彩满壁。这是一个丰盛的大宴。

高山之巔，有先人居其上，上山路，有众人在攀爬。山行道远，宏勋在跋涉，正奋力，在路上，永远在路上。



主持人：张思成

陈彦和他的《主角》

刘立勤

《主角》获得茅盾文学奖，陈彦又成为小说界的主角之一受到关注和羡慕。可我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生为主角，其实是一场灾难。”读《主角》时，我们在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历程中，深刻感受到这句话的精髓所在。但作为读者或者观众，却鲜有人知道陈彦为艺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十几里路赶过去看。”童年的经历在陈彦心中埋下了戏剧的种子。十四岁那年，他考入镇安剧团学员班。学员班管理非常严格，要日练三功：早晨5点起床，先是吊嗓子，练声；练腰功，在地毯上翻滚，又称毯子功；中午练身段功，又称架子功；晚上练打击功，又称靴子功。业余时间，他都用来读书。他借阅《人民文学》《延安》等杂志，读贾平凹小说集《兵娃》，阅读中国四大名著及《儒林外史》《聊斋志

异》等书。学员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几二十块钱，维持基本的生活费外，他总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买图书和电池。白天学艺苦练功夫，夜里躲在被窝里借助手电筒读书。为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陈彦用最笨拙也最有效的办法，背诵了大量古典诗词。

三年后学员期满，陈彦尝试改编了舞台剧《范进中举》。他的这个举动和文学大师汪曾祺有点几灵犀相通。1954年正值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吴敬梓，汪曾祺从《儒林外史》中寻找题材，改写了一出京剧，便是《范进中举》。汪曾祺以现实当代文坛上熠熠生辉。谁想几十年后，陈彦也成为“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大家，受人尊崇。也就是在此期间，陈彦开始文学创作，写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那时虽然是百废待兴，但一个封闭小城的作者要在省城报刊发表作品还是非常艰难，可他很快在《陕西工人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爆破》，接着又在其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陈彦正式从事戏剧创作是1981年，当年省教育厅在全省公开征集校园剧剧本，县文教育局领导知道他在搞文学创作，指名要他写本戏。他精心构思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教师和学生的故事，用半个月时间创作出话剧剧本《她在他们中间》。特别是《丑家的头等大事》《沉重生活进行曲》在全省调演中获奖，引起省地领导关注。1990年，27岁的他凭借文学才华、勤奋品质与闪光业绩——年纪轻轻就创作了八个剧本的雄厚实力，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陕西戏曲

研究院的编剧。到新单位，他很快创作《九岩风》，立马名扬梨园艺术苑。然后接连创作出《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创作的电视剧《大树小树》获电视剧“飞天奖”；多种作品多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也是首届“中华文艺奖”获得者。同时，他还创作《西部扬帆》《父亲》《黄河情》《把好人永记心上》等一系列歌词，宋祖英、毛阿敏、李娜、阎维文等当代歌坛许多顶尖人物，都演唱过他的作品。他先后还为《神禾塬》《秦川牛》《大秦腔》《老城墙》等五十多部影视作品创作了大量主题歌词。期间，他依然坚持散文创作，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后因工作调动，他又回归小说创作，创作出《西京故事》《装台》以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主角》。

在高手如云的省城，陈彦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编剧跻身全国闻名的大腕编剧，个中甘苦真的难以一言蔽之。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成功后的他，面对许多人孜孜追求沾沾自喜的际遇与人事应酬，坚决予以割舍，以顽强的毅力和定力坚守书斋，每天坚持至少“读书一小时、练字一小时、写作一小时、跑步一小时”。“即就是在跑步时，他还在背诵古典名著或是英语单词，好多经典作品他都能够倒背如流。陈彦说过，文学创作没有捷径，最笨的功夫，就是最快的路。

陈彦有深厚的家乡情结，热爱家乡，植根家乡。他关注小人物，关心他们的疾苦。他经常深入家乡体验生活，汲取生活的营养。他说：“我们的生活阅历都是有限的，而创作是需要对所表现的事，有全面形态的认知，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表现好其中的一鳞半爪。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了解不深不透的东西，是不能去涉足的，要涉足，就需要做大量功课。有些功课，是需要用一生去准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他



众多的艺术作品中，都能够找到人物原型的影子，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无论经典之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还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亦或是获得茅奖的《主角》，他都是书写熟悉的事，熟悉的生活，我们从他创作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能够看到原型的影子；从他的作品

中，能够感受浓厚的生活气息。

《主角》是陈彦耗费心力打造的精品力作。他以扎实的细腻笔触，书写熟悉的人，书写熟悉的生活。他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伏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主角》写的是忆秦娥、是秦腔，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震古烁今的巨大变化，在大的时代环境中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命运际遇无不穷形尽相、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教人叹服。《主角》被誉为是一部兼具地域特色和时代深度的作品。作品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先后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图书”“2018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荣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如今又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陈彦待人真诚谦和，很少参加文学活动或是作讲座报告，传授自己的写作经验。幸运的是他是省作协文学院为我们聘请的文学导师，当我请教他的创作诀窍时，他要求我多读多写。他说，多读，才能拓宽和提高我们的境界；多写，才能写出自己满意读者喜欢的好作品——所有好作品都是写出来的。他还说，不要羡慕别人的好运气，好运气从来偏爱有准备的人。

本报讯（通讯员袁伟）经中国文联推荐，10月21日，汉阴县文联负责人应邀赴“河北省基层文联工作会议”交流推广“汉阴文艺经验”。

工作会上，汉阴县文联负责人播放了《为人民文艺放飞梦想》汉阴文联专题片和《汉阴文联之歌》，并以“三个发动”破解文联发展人财物难题》为题，向参会的河北省文联系统160余名省级协会及市县文联负责人交流推广了汉阴文艺发展步骤和方法，90分钟

的交流推广，博得多次掌声和一致好评。会后，参会的河北省文联系统160余名省级协会及市县文联负责人交流推广了汉阴文艺发展步骤和方法，90分钟

的交流推广，博得多次掌声和一致好评。会后，参会的河北省文联系统160余名省级协会及市县文联负责人交流推广了汉阴文艺发展步骤和方法，90分钟

的交流推广，博得多次掌声和一致好评。会后，参会的河北省文联系统160余名省级协会及市县文联负责人交流推广了汉阴文艺发展步骤和方法，90分钟

的交流推广，博得多次掌声和一致好评。会后，参会的河北省文联系统160余名省级协会及市县文联负责人交流推广了汉阴文艺发展步骤和方法，90分钟

「汉阴文艺经验」在河北文联系统推广